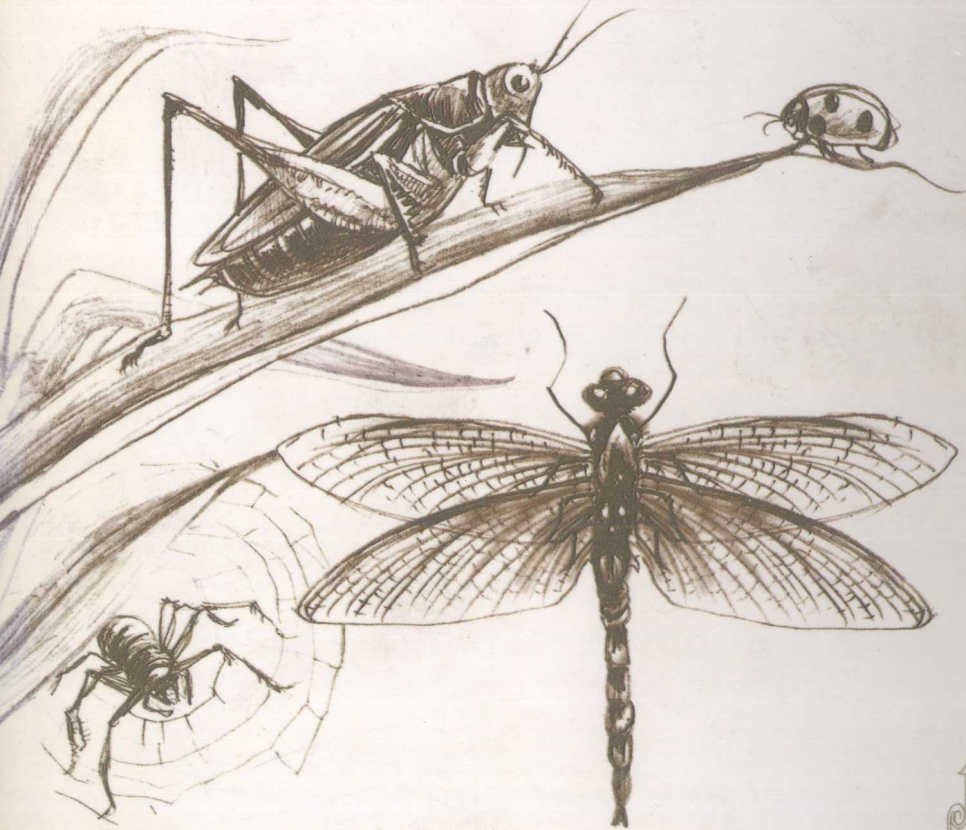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昆虫记

Kun Chong Ji

[法] 法布尔 / 著 王丽萍 / 译



*The reading of good books is lik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finest men of
past centu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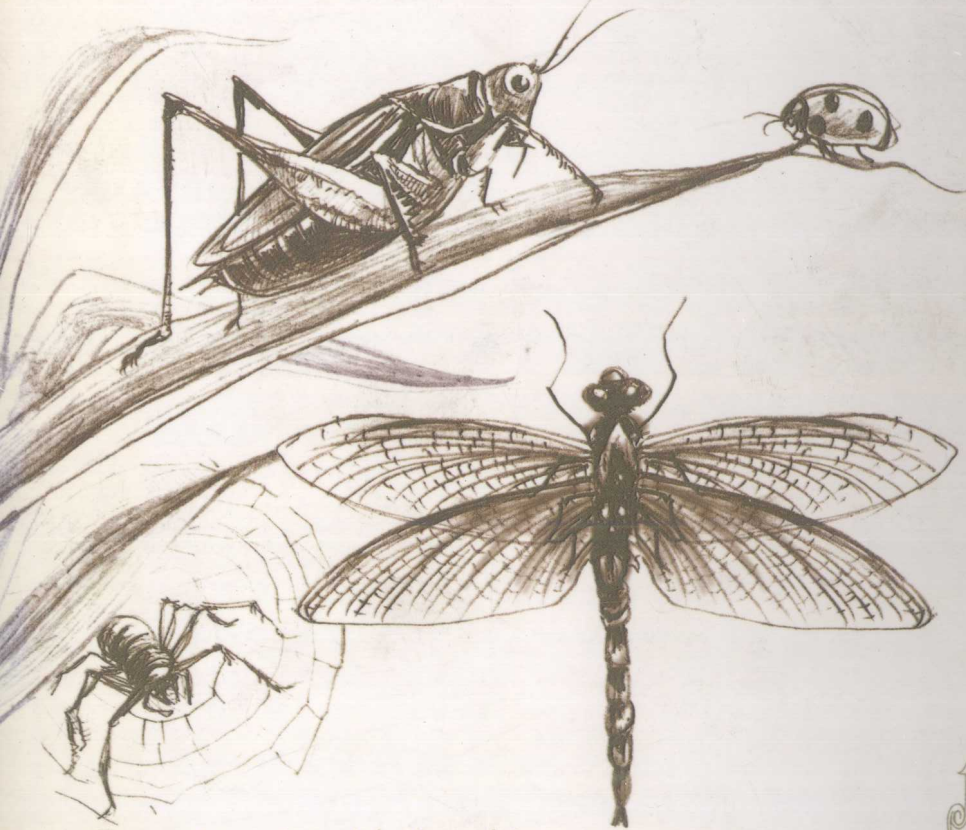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昆虫记

Kun Chong Ji

[法] 法布尔 / 著 王丽萍 / 译



*The reading of good books is lik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finest men of
past centuries.*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 / (法)法布尔著; 王丽萍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9

ISBN 7-207-07111-6

I.昆... II.①法... ②王... III.昆虫学 - 普及读物 IV.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106225 号

策 划: 钟 雷
责任编辑: 王 爽

主 编: 崔钟雷
副主编: 王丽萍 杨 琦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昆虫记

[法]法布尔著 王丽萍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150008)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bs@yeah.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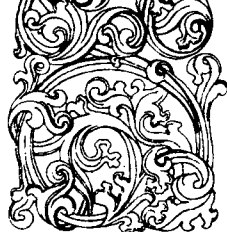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65 千字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7-07111-6/I·943

定价: 10.50 元



Kun Chong Ji

昆虫记

前言

法布尔,1823年12月22日出生在法国南方阿韦龙省圣雷翁村一户贫穷农民的家中。30岁的时候,法布尔靠自学取得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又过一年,31岁的法布尔凭借两篇优秀学术论文的实力,一举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就在同一年,他在《自然科学年鉴》上发表了长期积累的成果——《节腹泥蜂习俗观察记》,博得广泛赞赏。人们公认他不仅纠正了以往权威学者的错误,而且阐发了独到的见解,开始引起科学界人士的关注。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格外关注这位法国的年轻人,称他是“难以效法的观察家”。1910年,《昆虫记》第十卷问世了,这时法布尔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家人以“从事《昆虫记》写作五十周年”之名,邀请法布尔的挚友和学界同仁来到“荒石园”,为他举行一次小型庆祝会。消息传出,舆论为之震动。“了不起”、“最杰出”一类的赞扬声此起彼伏,荣誉桂冠陆续飞向老人。

法国文学界以“昆虫世界的维吉尔”为称号,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可惜委员们还没来得及做最后决定,便传来法布尔离世的消息。

《昆虫记》是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也是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它熔作者毕生的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人性关照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昆虫记》原版共十册,每册又有若干章,每章详细深刻地描绘一种或几种昆虫的生活。法布尔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和哲学家柏格森思潮的影响,他反对达尔文的变形论和适应论,强调本能与直觉,他最著名的观点是“本能就是天才”。《昆虫记》充分反映了法布尔求真求实的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坚定执著的意志。他曾说自己怀着“对科学真理的挚爱”,因此要“始终坚持真实所特有的一丝不苟的态度”。他在撰写《昆虫记》时,一贯“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即使感到别人指出的错误有道理,他也要先通过观察实验验证一番,而后再欣然纠正自己的错误。正是这种对科学真理的爱,才给了他将对昆虫的兴趣变成昆虫学事业的勇气和力量。

在法布尔的昆虫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他为我们诠释的生命世界的真面目,看到了自然界所蕴含着的科学真理。《昆虫记》绝不仅仅是一本描写“虫子”的著作。

目录



Kun Cheng Ji

昆虫记

荒石园	1
彩色条纹圆网蛛	10
池塘	22
圣甲虫	31
松毛虫的故事	44
灰毛虫	58
童年的回忆	64
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	71
绿蚱蜢	73
椎头螳螂	80
天牛	88
昆虫的本能	97
蟋蟀	113
普通的黄蜂	131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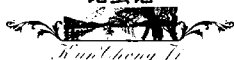


Wan Cheng Ji

昆虫记

萤火虫	145
小阔条纹蝶	160
灰蝗虫	170
绿头蝇	181
圆网蛛——它们的财产	192
装死	199
燕子和麻雀	210
隆格道克蝎子	220
隆格道克蝎子——子女	232
幼虫的两态现象	245
白蝎“自杀”	261
西西弗斯虫父性本能	266
熊象甲	277
埋粪虫与环境卫生	284
蝉	289

◆ *Content* ◆



荒石园

我最爱待在这里，这是我的宝地。这块地并不大，但却自成一体，与公共要道上的诸多麻烦隔绝。这块被太阳晒得滚烫的不毛之地，是刺茎菊科植物和膜翅目昆虫们的好去处。那里没有过往行人打扰，我可以对石泥蜂、土泥蜂们提问调查，专心致志地从事这种难度极大的学术探讨。一问一答都是通过一种独特的言语方式，这言语就是“实验”，在那里无须消耗大量时间的长途出行，无须分心伤神的艰难跋涉，我可以全盘安排我的攻坚计划，从容设下周密的圈套，然后每日每时地观察其结果。是的，那是一块宝地，那里凝结着我的心愿、我的梦想，它一直萦绕在我心中，但却一直因种种原因没法实现。

况且，真要在旷野上搞个实验室，也的确很不方便，每天吃饭的问题很难解决。我40年如一日，以顽强的斗志，战胜了种种困难，过着自己并不在乎的艰辛清苦日子。终于，这一天到了，我有了这处实验室。虽然实验室的条件不太好，但有了它，我的生活大概就有些许闲暇了。可以这样说：我一直都好像是腿上拖着脚镣的苦役犯，空闲的时间太少了，这一回心愿总算实现了。但实现得晚了点儿，哦，我可爱的虫子们！我担心，到了摘桃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没有能吃桃的牙了。的确是来得晚了点儿，当初广阔视野，如今变成了低矮憋闷的穹隆，而且还在日渐变低，变得更窄更小。除了失去的东西，我对过去毫无遗憾，无所谓愧疚，甚至包括我的20年光阴；同样，我也根本不企望什么。看透了炎凉的世态，心已支离破碎，人便会不禁自问：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我现在的心境便是如此。

周围是满目废墟，只有一截断壁仍立在那里岿然不动，它的根脚是由石灰沙泥筑实的基础。这断壁，就是我热爱科学真理的写照。哦，不愧为能工巧匠的膜翅昆虫们，我现在是否可以着手给你们的历史再如实追加上一页内容呢？体力不会被毅力拆台吧？既然担心，我为什么还把你们搁置了这么长时间？对此，有些朋友已经在斥责我了。啊！你们去告诉他们吧，告诉那些我们共同的朋友，说那并不是因为我健忘、懒惰，把你们放弃了，说其实我一直惦记着你们；告诉他们我一直深信节腹泥蜂的密洞里还有我们尚待揭示的有趣秘密，飞蝗泥蜂的猎食活动还有会令我们惊奇的新细节，只是我时间不够，且单枪匹马，不被人理睬，还要对付贫穷；更何况，要想高谈阔论，必须在保证生活的基础上才可进行。这样解释，相信他们一定会谅解我的。

还有人斥责我，说我的话不够严谨郑重，说白了，就是没有学院气的干巴劲儿。他们担忧的是：一篇文章若读着不费劲，就不具有表达真理的功能。如果我依了他们，那么就只有在两眼一黑的情况下才算是深刻认识的了。你们过来，不管是长蜚针的还是披鞘翅的，你们都来，来为我辩护，为我作证。请你们以我与你们共同生活时的那种亲密感情、我观察你们时的那种极大耐心，以及我记录你们行为时的那种严谨的精神，站出来说话吧。你们异口同声为我这样作证：不错，我写的那些没有满篇空话和不懂装懂的文稿，恰恰是在准确记述观察基础上得到的事实，既没有添加什么，也没有忽略什么。日后有谁想向你们提出问题，你们也这样回答他们。

我亲爱的虫子朋友，一旦你们因为做不出难为人的事而说服不了那群胆大气粗的人，我就会出来说话，会这样告诉他们：你们研究剖开肚子的虫子，我却是研究活蹦乱跳的它们；你们把虫子当做令人恐惧或令人怜悯的东西，而我却让人们能够爱它；你们在车间里将它们扭拽切剁，我则是在蓝天之下，听着蝉鸣从事观察和研究工作的；你们是强行将细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反应剂之中，我则



是在各种本能表现最突出的时候进行研究；你们倾心关注的是死亡，我悉心观察的是生命。我当然还要进一步表明我的思想。野猪们践踏了清泉之水，这原本是研究人类童年的壮丽事业——自然史，却由于分离细胞技术的高度发达，反而变成了令人厌恶憎恨、心灰意冷的事物。不错，我在为学者们撰写文章，为将来有一天会多少为解决“本能”这一难题作些贡献的哲学家们撰写文章，但我也是在，而且尤其是在为青年人撰写文章，我实在想让他们热爱这门你们这么想让人憎恨的自然史。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坚持一丝不苟的态度的原因，要求自己不去读你们那类科学华章。你们那类说教，恕我直言，真好好像是用印第安人的土语写成的。

然而，此时此刻，我要做的不是这些事。我现在要做的，是说说我这块地，长期以来它是各项计划中最能寄托我情思的事物，我有心想将它变成一个活的昆虫实验室。这一小块地，我最后终于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里找到了。这是一处当地人所说的“阿尔玛斯”，它的意思是一片只生长着百里香类植物的多石生荒地。这种地极其贫瘠，连开犁的工本费都收不回来。如果春天偶尔下场雨，地里长出些青草来，羊才会到这地方转悠几圈。然而，我这块生荒地，由于碎石层间夹杂了少许红壤，过去还曾破天荒地种过东西。有人说，这里从前种过葡萄。如今，为了种上几棵树，我们在地上挖坑，不一定在哪儿会挖出珍稀的乔木植物的根条，它们其实都已经在长期的气候作用下半炭化了。只有三齿叉能够插进这种土质，于是我不断将三齿叉踩进地里，待掘起看时，每次都非常遗憾，据说，最早种植的葡萄树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块地上以前茂密生长着的百里香、薰衣草和一些胭脂虫栎树丛也不见了。胭脂虫栎是一种矮小树种，人只要稍微高抬点儿腿，就可以跨过它们。这些植物，特别是前两种植物，对我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为膜翅目昆虫提供采蜜的条件。我不得不把三齿叉掘起的百里香和薰衣草，连土石带根一起复归原位。

我并未动手治理，这里有大量流动的土壤，这些土粒开始时随风而至，以后便长年积存下来。一眼望去，这块土地上长得最多的是一种叫犬齿草的禾本植物，这种植物很讨厌，三年炮火连天的战争都没能将其斩尽杀绝，可见其生命力之强。数量第二大的是矢车菊，它们长着一副哭丧脸，身上披棘挂刺，有的还带星状利器。它们中又分为双至生矢车菊、蒺藜矢车菊、丘陵矢车菊和寒地矢车菊。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当数双至生矢车菊。在各种矢车菊交织难辨的乱丛当中，支棱着一种酷似枝状大烛台的菊科植物，枝丫上吐出火苗般的橙红色大瓣花，人们称之为“西班牙狼牙棍”。它浑身长满粗硬凶险的刺，其穿刺力与铁钉不相上下。比狼牙棍还高的是伊利大刺蓟，它孤零零地戳在地上，茎秆笔直，有一两米高，梢头顶着个硕大的紫红色绒球。它浑身披挂的利器，与狼牙棍相比毫不逊色。此外，还有蓟类植物家族：第一种是险恶的蓟类，浑身棘刺，让采集者不知如何下手；第二种是披针蓟，叶子很小，叶脉末端长有成梭镖般的硬尖；第三种是越长颜色越黑的蓟类，这种植物集缩成一团，酷似插满针刺的玫瑰花结。上述各种植物之间的空隙地上，爬着蓝色果实的蔓生荆棘，拉成长绳的秧条上长着无数毛刺。如果想观看一下正在一簇刺丛中采蜜的蜂类，必须穿上半腿高的长筒靴，否则就得忍受腿肚子挂血丝的那种痒痛。当土壤中还保存着几场春雨的残留水分时，这片环境艰苦的植物景观还是有其独特魅力的：双至生矢车菊黄色花头铺成的大地毯上，矗立着一座座狼牙棍的金字塔，四下里是伊利里亚矢车菊投出的横七竖八的标枪。

可夏日旱季一到，这里便只剩下一片荒芜，划根火柴就能燃起满园大火。更准确地说，这曾经就是我获得这片园地支配权时的情形。当时，我把它当做迷人的伊甸园接收了下来，想从此在里面与虫子相伴一起生活。这是我经过 40 年殊死斗争才换来的一块园地。

我那时称之为伊甸园，如今，按我最基本的价值趋向看问题，



这种观念依然没变。这块不惹人爱的园地，大概从来没人愿意往里面撒上几粒萝卜种子，然而对膜翅昆虫来说，它却是一处地上天堂。那长势茂盛的荆棘蓟类植物和矢车菊，能把周围的蜂类都吸引到我的眼前。以往去野外捕捉昆虫学标本，从未见过一个地点能聚集种类如此众多的蜂类，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蜂类，都到这里来约会了。它们当中有捕捉活食的猎手，有利用湿土造巢的建筑工，有梳理绒絮的整理工，有从叶片或花瓣上裁切材料的备料工，有用碎纸片做材料的建筑工，有搅和黏土的抹工，有给木头钻眼的木工，有打地道的矿工，此外，还有加工羊肠子薄膜的技工……啊，还有，可还有许多是我不知道的。

这位是干什么的？它是黄斑蜂。它在双至生矢车菊蛛网状叶片的梗上刮来刮去，刮出一个小绒球儿，然后骄傲地衔在大颚间。它要用这叶梗绒在地下制作一些毛毡小口袋，以封存自己的食物和卵粒。

那些是干什么的，那些热情高涨的采花蜜者？它们是切叶蜂。它们腹部下方带着采粉刷，刷子颜色各异，有黑色的、白色的，也有火红色的。它们还要离开荆棘蓟丛，飞到附近的小灌木丛里观看一下，在那里选些叶子，从上面切下些卵形小渣片。这些渣片，最后将全被运进那只保存花粉收获物的干净容器里。

再看那些穿着一身黑天鹅绒的小东西，它们是干什么的？它们是石泥蜂，专门加工水泥和砾石。在荒石园的石子上随处可见它们的劳动成果。还有，再看那些突然启动、上下翻飞、左冲右突、不停嗡鸣的又是干什么的？它们是砂泥蜂。它们把家安在了附近那些旧墙上，以及朝阳的物体坡面上。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壁蜂。有一只正工作在一个横卧的空蜗牛壳里，把成串的小隔室堆放在壳内的螺旋坡道上。另一只突然一爪出击，爪尖直取竖立在那里的蜗牛壳内的软体，为自己的幼虫找到了一所圆锥形宅室，然后再一层楼一层楼地建造上成排小隔间。还

有一只，正设法将一条由断苇秆构成的天然通道派上用场。再看那只多自在，它免费租用了某位建筑师蜜蜂那些尚可利用的长廊台。我们再看，那是大头蜂和长须蜂，其雄蜂都有长长的触角；这是毛斑蜂，后爪上那一对粗大的毛钳，是采花粉的器官；这种是土蜂，它们是一种品种繁多的蜂类；此外，还有腰腹纤细的隧蜂。暂且先介绍这几种，事实上，它们的种类太多了。如果我继续往下数，大概能把整个产蜜类的蜂民们都检阅一遍。

佩雷斯教授是一位波尔多的昆虫学者，我发现新虫种后，都是向他请教如何命名。他曾经问我，是否可以用专门的捕虫方法捕捉如此众多的稀有虫种，甚至是新发现的虫种，然后给他寄去。我捕虫的技术很差，而且，热情极低，我给他送标本的用意，是想对他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而绝不是让他用大头针把它们穿透后钉在匣子底上。我没有什么捕虫秘诀，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拥有这些茂密丛生的蓟草和矢车菊。天赐良缘，这些成员众多的各种采蜜族群中，还加入了猎食族的成员。园中成堆的石块和沙子到处皆是，那是建筑工人们遗弃下来的，都是准备造园子围墙用的。因施工进度缓慢，拖拖拉拉没个头儿，结果从第一年开始，这些建筑材料就已经被占领了。石泥蜂们选择石堆缝做过夜卧室，挤在里面睡觉。粗壮的斑纹蜂遇到追逼时，不管遇到人还是狗，它都会张开大口直向你冲来；这大个头蜂类在石料堆上选的地点是一处深洞，以此防备过往金龟子的袭击。白袍黑翅、酷似穿着多米尼加会士教服的脊令鸟，栖息在位置最高的石头上，在那里唱着单调的短曲调。旁边石堆里的某处隐蔽点，准有它的窝，里面还藏着天蓝色的小蛋。靠了石堆的遮蔽，多米尼加会的小会士们隐匿起来。如今，脊令鸟已经不在，我对此深感惋惜，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邻居。至于长耳斑纹蜂，我无须为它遗憾什么。

沙堆是另一类虫民的幽居处，腹泥蜂正清扫着地洞，向后蹬出一道道细土的抛物线，朗格多克泥蜂咬住无翅螽斯的触角，在那里



使劲拖拽；一只大唇泥蜂正在把储备食物叶蝉藏入地窖。让我遗憾的是，那几位泥瓦匠后来赶走了这个猎物源丰富的昆虫部落。不过，假如哪天我想召回它们，那么只需再搞出一些沙堆就行了，那样它们很快就会再回来的。

居无定所的各种砂泥蜂没有走开，我在春天能看见一种，在秋天能看见其他几种。它们在园中小道间和细草坪上游来荡去，寻觅着毛毛虫的踪迹。各种蛛蜂也依旧留在园中，它们警觉机敏地飞行，振翅悬定在半空，上下左右巡视着，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随时准备去扑逮蜘蛛。个头儿最大的蛛蜂，专盯着纳尔包讷蛛，这种蜘蛛的洞穴在园中数量很多。其洞穴呈直井状，井口有蛛丝粘连杂草棍儿圈成的井栏。往洞底深处看去，这巨型蜘蛛的眼睛在闪闪发光，大多数人看了都会感到发怵。对蛛蜂来说，这猎物太厉害了，猎捕它不知要费多大劲，冒多大险！现在快看，在这盛夏午后的酷暑中，蚂蚁大队出动了，它们从营房出来，排成长蛇阵，奔赴战场，准备进行一场由蚁奴们完成的狩猎。我们不妨忙里偷闲，随蚁队看一会儿围捕行动。这边还有呢，一堆已经变成腐殖质的杂草周围，一群身长一寸半的土蜂正懒洋洋地飞动着，然后又一头扎进烂草堆，引起它们兴奋的是一类丰美的猎物，它们是金龟子、蛀犀金龟子和金匠花金龟子的幼虫。

不只这些，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对象。园中闲置时，地面也没人管了，少了人的足迹，动物便踏实了，它们跑进园子，占据着各处空间。黄莺在丁香树上选址安了家；翠鸟在柏树密枝间落了户；麻雀在每片房瓦下塞进了破布头儿、碎稻草；南来的金丝雀落在梧桐树梢上，它们啁啾啁地欢唱着，建造出舒服的小窝巢，看上去就像半个黄杏；红角鸮适应了园中的环境，每晚赶来试演自己作的单调曲谱，歌喉悠婉得像笛声；人们称之为雅典娜鸟的猫头鹰，也跑到这里来呻吟和长号。向全村输送泉水的渡槽，也不断将清水注入房前那一大片池塘。池塘周围方圆一公里的地面，是两栖类动物恋爱

季节的好去处。灯芯草蟾蜍,有的个头儿像盘子一样大,它们披着一条紧挨一条的黄色细饰带,相约着到池塘来泡澡。黄昏时分,人们看见雄性助产蟾蜍在池塘边上颠跳,两条后腿间拖挂着一嘟噜胡椒粒一般大的雌蟾蜍卵粒。宽厚温和的父亲,带着珍贵的包袱远道而来,把这包无价之宝置于水中,然后再离开池塘,躲进一片石板下,从那里发出一阵铜铃般的咕呱声。成群的雨蛙躲在树丛里,它们还不大想现在就叫,所以正操着优美的姿势玩跳水。5月里,夜幕刚一降临,池塘便变成了一座震耳欲聋的乐池,你甭想在饭桌上交谈,甭想在床上睡觉。要想让园内保持良好秩序,就不得不采取些格外严厉的措施。否则,一切都无济于事。

膜翅目昆虫们竟无法无天,它们把房宅给占领了。我的门槛上有石灰抹的宽缝,白边飞蝗泥蜂正在那里面掏细渣儿做窝。进出房门,我都得加倍小心,生怕摧毁了它的地洞,担心会一脚踩在专心致志劳作的矿工身上。已经有整整25年,我没有见过这捕食蝗虫的猎手了。记得头一回见它,我是走到几公里之外去见的。其后,每次为了见它,我都要顶着难以忍受的八月骄阳,长途跋涉地走一趟。可是今天,我在家门口就见到了它,而且我们成了亲密的邻居。不打开窗扇的窗户,为长蝮蜂提供了温度适中的套间;泥筑的蜂巢,建在了规整石材砌成的内墙壁上;这捕食蜘蛛的猎手回家时,穿过窗框上本身就有的一个现成的小洞,钻入房内。百叶窗装饰框上,几只石泥蜂正建造各自的隔室群落。略微开启的防风窗板内侧板面上,一只黑胡蜂正在建筑圆顶小屋,屋顶做出一个细颈喇叭口。胡蜂和马蜂,是与我一同进餐的常客,它们来到饭桌上,品尝一下端上来的葡萄是否熟透了。

当然喽,以上列数的动物种类还远远不全。它们是一个经过选择组成的成员众多的社会,只要我想法诱使它们开口,就能与它们展开交谈,使我忘却孤寂而兴致盎然。我亲爱的虫子,我的老朋友们,以及最近结识的新朋友们,都聚在我的眼前,挤在这小天地里



猎食、采蜜、筑巢。即使需要多个角度观察,事情也好办,几百步外就是座山。山里有野草莓丛、岩蔷薇丛和欧石南丛,有泥蜂们所喜爱的沙质土层,有各种膜翅昆虫开发利用了的泥灰质地面。正是因为事先认准了这些财富,我才逃离城市躲进村庄,到塞里尼昂这地方来,干些给萝卜锄草、给莴苣浇水的活儿。

人们花费大量资金,在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边建起了多处实验室,在此解剖对我们没什么益处的海洋小动物;人们不惜花费很多的钱购置高倍显微镜、精致解剖器具、捕捞机和船只,雇用捕捞人员,建造水族馆,为的是了解某些环节运动的卵块是如何分裂的,这名堂有多大意义我至今也没能搞清;人们对陆地上的小虫不屑一顾,殊不知它们始终和我们息息相关地生活在一起,它们为普通心理学提供着无法估量的基础资料,它们疯狂地侵吞作物,频繁地损害原本非常漂亮的公共设施。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一座昆虫学实验室;一座不研究泡在三六酒里的死昆虫,而研究活昆虫的实验室;一座以探究这小世界中的本能、风俗、生活方式、劳作、斗争、繁衍状况为目的的实验室,这个小世界是农业和哲学都必须认真看待的。透彻掌握我们葡萄树的蚕食者的历史,或许比了解一只蔓足纲动物的神经末梢如何更重要。通过实验来划清智力与本能之间的界线;以事实为依据,以动物学系列为参照,从而探究人类理性思维是不是一种不会退化的功能;这一切的第一步,都要从计算一只甲壳动物的触须有多少环节开始。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大概需要一支劳动大军,然而,事实上我们却一无所有。当今关注软体动物和植形动物乃一种时尚。深海已经用铺天盖地般的拖网彻底探查了,对踩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却漠然处之。在等待人们改变时尚之际,我开始在荒石园实验室进行昆虫学研究。这座实验室不会难为纳税人,也不费他们腰包里的一文钱。

彩色条纹圆网蛛

冬天是气候恶劣的时候，此时，昆虫们都停止了活动，然而，昆虫研究者们却在温暖的阳光下抢着沙子、翻着石块、搜查着荆棘丛，他们心里多次被所发现的那些简朴的艺术品激动着。这些简单的东西对他们来说，珍贵无比！我祝愿他们能够有这种发现后的喜悦。我知道他们的研究过程中有很多困难，而且一年比一年艰难，但我一直认为这种喜悦是最有价值的。

如果他们在柳树丛林中寻找，我祝他们能找到现在就在我眼前的最美妙的东西——一个蜘蛛窝，是彩色条纹圆网蛛造的。按照分类法，蜘蛛不是昆虫，那样的话，把蜘蛛写在这本书里好像就不合适了。让系统分类学见鬼去吧！我们在对昆虫进行研究的时候并不在乎它有八条腿还是六条腿，它有的是气囊还是气管。再说蜘蛛属于有节动物群，这个结构在昆虫和昆虫学的术语中也是被认知的。

过去人们用“有节动物”描述这个动物群，这个名词的“错误”就在于它听着不唬人，而且大家都懂得是什么意思，这是老派的叫法。今天，人们用了“节肢动物”这个响亮的名词。因此有人对此表示质疑，难道这就是进步！你们这些异教徒啊！你们先发音“有节”，然后再发出“节肢”这个音，你们将看到动物科学是不是没有进步。

从仪表和颜色上来说，彩色条纹圆网蛛是南方蜘蛛中最漂亮的一种。它的肚子上有一个棒子大小的丝囊，黄、银、黑条纹交错于肚皮上，这就是彩色条纹蛛名字的由来。在这丰满的腹部的四周，长长地伸出八条带有浅色和棕色环节的腿。只要是能够在拉网的地方捕到的，它绝不放弃。哪里有蝗虫在跳跃，哪里有蝴蝶在飞舞，